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村志上的“驴脚”传奇



芝麻挽歌

安家正

先说“驴脚”。“驴脚”,又叫“赶驴脚”,承担着当时最主要的客运。大毛驴上骑着客人,不多的行李由驴的主人背着,赶驴而行。如果旅客行李多了,就得再雇一头毛驴,卸下坐鞍,专门用来驮载行李。赶驴脚的就同时赶着两头叫驴了。驴的“续行力”不远,所以在大道上每隔

20里就有一个赶驴脚的集聚地,很像如今的公交站点,坐一程,20里,收费100文,烟台多山,山口处大多有这种“站点”。山口也常出现类似云贵山区的“马帮”,只不过变成了驮载货物的驴队罢了。

“驴脚”有一段与吴佩孚相关的轶闻。

烟台西郊有一个三千多户的大村叫只楚。改革开放之后,创造了“引进一个人,富了一个村”的工业神话,率先走上了工业化而城镇化的道路,曾经闻名遐迩,但在票证年代却仅有一个石料场,当地叫“石坑”,收入成为全村的财政支柱。“石坑”的原主人叫郭泗远,因邂逅吴佩孚而发财。

当年郭泗远也是个赶驴脚的。利用农闲到码头揽客。这天接到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郭泗远就依照只楚村的惯例,热情周到地服务。途经只楚,老头见村边的大山有丰富的石材资源,又听说郭泗远不能温饱,就问:“你怎么捧着金碗讨饭?不能开个石头窝子吗?”郭泗远说:“俺也看到了烟台街到处盖房子,开个石头窝子保准能挣钱,可是没有本钱呀!”

“开个石头窝子得多少投资?”

“少说也得十块大头。”

“那好,我给你二十。”那老头慷慨地说,“你就不用冰天雪地地赶驴脚了。”

郭泗远就这样挖到了第一桶金,由此石头窝子不断扩大,

吸纳了大村相当多的劳力,这段轶闻越发脍炙人口。

只楚的带头人很有文化品位,富裕之后注重史志修纂,上个世纪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我国第一批村史——《只楚村史》,这件事就进了视野。

吴佩孚也乘驴脚,可能吗?吴是蓬莱人,一生很少返乡。作为“孚威上将军”即使归来,也是扈从成群,怎么可能?然而,晚年寄人篱下,蛰居北平,回乡扫墓必由天津乘船。这件事也就不尽是空穴来风了。

郭泗远的孙女曾任只楚饭店的经理,精明能干。修志的人采访她,她沉吟片刻,证明确有其事。

念喜歌(二)

李应运

拜天地。礼宾在三拜中总是重复喊:“作揖,跪,叩首”,这是栖霞民间传统婚礼文化的拜式。礼宾喊:“好!”唱道:“一拜天,二拜地,三拜祖先溯远长。拜完天地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一拜天地”,一对新人香案前肃立,男左女右。行二揖一跪三叩首之礼(栖霞民俗传承,拜神仙不分场所皆行三叩礼)。礼宾喊:“好!”唱道:“三世求得一世缘,今日月老牵红线。要入洞房乘花烛,先拜天地众神仙。”礼宾边唱边用刀切下的猪肉片,抛向天空表示祭神,同时将三盅酒洒在地上,意为拜天拜地。“二拜高堂”,一对新人肃立父母前,施二揖一跪一叩首之礼(栖霞民俗传承,拜在世之人,不分场所皆行一叩礼)。礼宾喊:“好!”唱道:“树高千丈不离根,人活百岁受亲恩。鞠劳之恩铭心记,孝敬双亲是根本。”“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面对面而立。行二揖一跪一叩首之礼。礼宾喊:“好!”唱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珠连璧合同心结,伉俪牵手到百年。”

撒喜糖。拜天地毕,新娘诣香案前捧起升,将升中之喜品撒向天空和宾客。此刻,整个场面雀跃飞腾,一片喜庆吉祥气氛。礼宾喊:“好!”唱道:“天神地祇送吉祥,花生桂圆空中扬。大把抓,小手扬,先祖莅临婚典堂。亲朋好友来贺喜,五世其昌人丁旺。拿红枣,抓喜糖,五彩缤纷喜洋洋。”

吹手高奏。“洞房花烛”是每个人的必然经历,又是终身大事,历来被人们看重。新郎新娘在步入洞房前,旁边有女孩或小妇不断把彩纸、花瓣抛撒在一天新人身上。此时两支大杆号,朝天大声鸣,吹得高吭山响。笙管笛呐锣鼓演奏的乐曲更是悠扬。喜主则不断递红包给“吹手”,故喜主皆办得喜庆而大气,场面极其热烈。礼宾喊:“好!”唱道:“郎君牵着新娘走,孩童两旁撒花瓣。大杆高奏震天鸣,新人举步洞房前。新娘长得似仙女,新郎接她下九天。”

咬莲子饽饽。一对新人来到了洞房门前,服务人员端着方圆盘,盘内盛着用红线绑在一起的两个莲子小饽饽,新郎和新娘先后各咬一口,再迈入洞房。礼宾喊:“好!”唱道:“服务人员端莲子,新人各咬口中闲。吃到嘴里香又甜,连着生子兰桂芳。门庭兴旺传万代,千秋相继五世昌。”

入洞房。红绣连着新郎新娘步入洞房。礼宾喊:“好!”唱道:“一进洞房举目望,新娘陪送好嫁妆。喜鹊登梅围囿子,鸳鸯戏水门帘上。被子本是印花布,石榴结籽日月光。丹凤朝阳红帷帐,一对金钩象月亮。绣花枕头描漆盒,八铺八盖摆满炕。新人举步往前迈,脚踩米糕上了炕。金盆玉水把脸洗,梳妆打扮让郎享。”

新郎掀盖头。新娘进入洞房后,踏着“米糕”上炕(床),谓“步步高”。坐在炕(床)沿,新郎用秤杆,将新娘的红盖头或眼罩挑(揭)下来,秤的谐音“称”,取“称心如意”之意。因为旧秤一斤为16两,共16个星,按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再加福星、禄星、寿星共为十六星,取“吉星合到大吉大利”之意。礼宾喊:“好!”唱道:“新娘举步入洞房,踏着米糕上炕(床)。新郎单手持秤杆,掀开盖头看新娘。礼宾接喊:‘好!’唱道:‘新娘好,真漂亮,恰似仙女下人间。瞧一瞧,看一看,新娘容貌不一般。柳眉杏眼瓜子脸,赛过西施和貂蝉。肩宽腰细身段好,打着灯笼找也难。心灵手巧百里挑,家里家外都能担。称心如意迎吉祥,驱逐邪魔晦气散。”

“解元第”牡丹仙子传说

赵术经

因眼疾求医于龙口二圣庙村诊所,问诊毕,与年龄相仿的袁翰先大夫攀谈起该村“解元”家的事。说起“解元”赵翰西家的故事,袁大夫侃侃而谈,饶有兴趣。

解元家房子不高,门口匾额:解元第。宅第分东西两院,两进院落,进门左拐南首客厅,会客、祭祖的场所;北屋主人居室;后屋内眷居所,中间有门相通。前院左一尊高大铸铁炉,西墙下砌有花墙,内植红白牡丹各一棵,株大繁茂,杆高过墙。每年春天枝头繁花似锦,花朵大为圆盘,红白相间,煞是美观,走在街上即可闻到异香流溢,引来近邻远客、文人墨客前来观赏。我村田在喜长我3-4岁,大约在1950年前后他告诉我,他到解元家西院看牡丹花时,看到两个女孩,一着红装,一着白装,脸如满月,面若桃花,柳眉杏眼,要多俊有多俊,穿戴十分华贵,向来都未见过,转瞬踪影全无,一连见到两次。田在喜又惊奇又害怕,再也不

敢到解元家去了。

牡丹成仙的故事古而有之,不管是刘秀还是武则天都与牡丹仙子有过故事,民间牡丹精的传说更能说上三天三夜。不管古代的还是近代说法,不管什么精灵都像凤凰一样不落无宝之地。

但我并不相信这是真的。问袁大夫田在喜的人品,得到的答案是:这人说话不是呼天号地的那种人。又问田在喜的下落,说是1958年在修王屋水库那阵得急病故去。田在喜追寻仙子去了,也把解元第仙子传说带走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解元第历史悠长。从《黄县赵氏西支族谱》第4卷第31页查得,赵翰西的高祖赵子珍生有五子:长子麟兴,大学生;次子凤兴,以子贵诰封奉直大夫(从五品);三子贵兴覃恩赠奉直大夫,通政司知事加三级,钦加五品衔;四子元兴,以孙贵赠奉直大夫;五子德兴,赠儒林郎(从六品),中书科中书加二级。因次子凤兴无子,嗣德兴长子赵其

吉。赵其吉,赵翰西的祖父,太学生,候选直隶州州同,授奉直大夫。赵翰西的父亲赵立仁,太学生,太常寺典簿加三级,诰授奉直大夫。赵翰西(1862-1915)原名亨材,字墨园,号芹洲,光绪甲午(1894年)科解元,他的住宅挂上了“解元第”的匾额。查祖宗五代,实为宦官人家。解元第是何年何月由谁兴建已无从考究,但从赵翰西的曾祖赵凤兴推下来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足200多年的岁月了。

赵翰西戴上解元的桂冠后,清朝委任株选知县,直隶州州同,授奉直大夫。那个年代的读书人,寒窗苦读数十载,唯为乌纱头上戴,

而他以亲老不欲出任,故终于林下焉。他“生平忠信诚笃,而尤孝于亲,以垂暮之年,双亲俱登上寿,依依膝下如孺子。时克勤克俭,家用平康。姊妹六人,皆嫁世族,有家道中落者,竭力资助给之。有女仆夫贾京师,歿



后不能归葬,公悯之,助以巨金,俾归椽焉。至赈饥救荒,修桥补路,凡诸义举,无不勇为。”

他的懿德孝行像解元头衔一样光鲜,至今仍坊间传颂,也许正因为此牡丹仙子也留恋这解元的宅第。

黄县嘴子、蓬莱腿子、掖县鬼子

张善文

烟台人有句市井俚语“黄县嘴子”“蓬莱腿子”“掖县鬼子”,通常认为这是有些贬谪性的话语,但实际上这里没有一点诋毁和嘲笑的意味,而是褒奖“黄蓬掖”三个地方人有本领的谐称。实则是对他们擅长经营之道和极富商业天赋和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赞誉。可谓言简意赅,妙语天成。

大凡经营商业讲究能言善道,签合同,搞谈判,要有一套讨价还价的本领,这就是“黄县嘴子”的优势。做买卖你总不能坐家里,需要联络货源,信息沟通。需要长途跋涉,山南海北,四处奔波,这就是“蓬莱腿子”的长处。干商业更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谋略,要有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把握行情的能耐,彰显了“掖县鬼子”的大家风范。

黄蓬掖三地历史上商业人才辈出,成绩卓著。枚不胜举,挂一漏万。像发迹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丁氏家族,经营当铺等生意,商业触角遍及山东、东北、京津十一省,堪称山东首富,人称丁百万。走进黄县城,古色古香,庄严肃穆的大瓦房,气势恢宏,当年兴旺发达之盛况,气韵犹存。

蓬莱人办的钱庄更如雨后春笋,为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工商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没有设置现代银行前,金融的存款、放款、汇兑等业务,是由私人钱庄来进行操作。众所周知,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近代经济发展史上,山西晋商经营的钱庄票号汇通天,称雄五百余年。而在胶东一隅的蓬莱城,清末民初也不乏规模较大的钱庄,当地人称为银号,汇兑业务十分繁荣。从

清朝光绪年间至民国初期,蓬莱出现过金融洽、天兴源、永义成、通益丰、天和永等私人钱庄二十余家。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蓬莱的钱庄票号曾达到鼎盛时期,对促进当地农业、工商业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掖县也是人才辈出,像掖县籍青岛首富刘子山曾开设木材厂、窑厂、贸易行、汽车行、银行、烟滩汽车运输公司,是青岛乃至华北著名的大企业家。他曾投资五十万大洋合伙修建烟滩公路,出资二十万疏浚小清河。捐资二十万创办私立胶澳中学、东莱中学和济南孤儿院,捐款五万元修建青岛最早的廉租房,是创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的投资人之一。

古代内陆人称烟台沿海一带为东夷之地、东莱国、莱子国等,并被视为蛮荒之地,即为未

开化之意,实则是出言太过于偏颇。其实烟台沿海自古以来农、牧、渔、商皆高度发达。由此产生的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创造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商旅文化也比较发达。黄蓬掖三地之人所代表的正是此种文化的缩影,展现了他们独特的风姿和禀赋。千百年来正是由于他们利用了这种优势,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商业人才,取得了值得称道的伟大成就。黄蓬掖三地人正是彰显了所谓古代东夷人的显著特色,成为商旅文化的践行者。

与正统的儒家胶东价值观谨言慎行、稳重内敛,胸有城府、深藏不露及轻商贱役的观念不同,也许正是蓬黄掖三地在商业不断取得巨大成功之重要原因。